紅樓夢/第034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三十四回　情中情因情感妹妹　錯里錯以錯勸哥哥

話說襲人見賈母王夫人等去後，便走來寶玉身邊坐下，含淚問他：“怎麼就打到這步田地？”寶玉歎氣說道：“不過為那些事，問他做什麼！只是下半截疼得很，你瞧瞧，打坏了那裏？”襲人聽說，便輕輕的伸手進去，將中衣褪下。寶玉略動一動，便咬著牙叫‘噯喲’，襲人連忙停住手，如此三四次才褪了下來。襲人看時，只見腿上半段青紫，都有四指寬的僵痕高了起來。襲人咬著牙說道：“我的娘，怎麼下這般的狠手！你但凡聽我一句話，也不得到這步地位。幸而沒動筋骨，倘或打出個殘疾來，可叫人怎麼樣呢！”正說著，只聽丫鬟們說：“寶姑娘來了。”襲人聽見，知道穿不及中衣，便拿了一床祫紗被替寶玉蓋了。只見寶釵手里托著一丸藥走進來，向襲人說道：“晚上把這藥用酒研開，替他敷上，把那淤血的熱毒散開，可以就好了。”說畢，遞與襲人，又問道：“這會子可好些？”寶玉一面道謝說：“好了。”又讓坐。寶釵見他睜開眼說話，不象先時，心中也寬慰了好些，便點頭歎道：“早聽人一句話，也不至今日。別說老太太，太太心疼，就是我們看著，心里也疼。”剛說了半句又忙咽住，自悔說的話急了，不覺的就紅了臉，低下頭來。寶玉聽得這話如此親切稠密，大有深意，忽見他又咽住不往下說，紅了臉，低下頭只管弄衣帶，那一种嬌羞怯怯，非可形容得出者，不覺心中大暢，將疼痛早丟在九霄雲外，心中自思：“我不過挨了幾下打，他們一個個就有這些怜惜悲感之態露出，令人可玩可觀，可怜可敬。假若我一時竟遭殃橫死，他們還不知是何等悲感呢！既是他們這樣，我便一時死了，得他們如此，一生事業縱然盡付東流，亦無足歎惜，冥冥之中若不怡然自得，亦可謂糊涂鬼祟矣。”想著，只聽寶釵問襲人道：“怎麼好好的動了氣，就打起來了？”襲人便把焙茗的話說了出來。寶玉原來還不知道賈環的話，見襲人說出方才知道。因又拉上薛蟠，惟恐寶釵沉心，忙又止住襲人道：“薛大哥哥從來不這樣的，你們不可混猜度。”寶釵聽說，便知道是怕他多心，用話相攔襲人，因心中暗暗想道：“打的這個形象，疼還顧不過來，還是這樣細心，怕得罪了人，可見在我們身上也算是用心了。你既這樣用心，何不在外頭大事上作工夫，老爺也喜歡了，也不能

吃這樣虧。但你固然怕我沉心，所以攔襲人的話，難道我就不知我的哥哥素日恣心縱欲，毫無防范的那种心性。當日為一個秦鐘，還鬧的天翻地覆，自然如今比先又更利害了。”想畢，因笑道：“你們也不必怨這個，怨那個。据我想，到底寶兄弟素日不正，肯和那些人來往，老爺才生氣。就是我哥哥說話不防頭，一時說出寶兄弟來，也不是有心調唆：一則也是本來的實話，二則他原不理論這些防嫌小事。襲姑娘從小兒只見寶兄弟這麼樣細心的人，你何嘗見過我哥哥那天不怕地不怕，心里有什麼口里就說什麼的人。”襲人因說出薛蟠來，見寶玉攔他的話，早已明白自己說造次了，恐寶釵沒意思，聽寶釵如此說，更覺羞愧無言。寶玉又聽寶釵這番話，一半是堂皇正大，一半是去己疑心，更覺比先暢快了。方欲說話時，只見寶釵起身說道：“明兒再來看你，你好生養著罷。方才我拿了藥來交給襲人，晚上敷上管就好了。”說著便走出門去。襲人赶著送出院外，說：“姑娘倒費心了。改日寶二爺好了，親自來謝。”寶釵回頭笑道：“有什麼謝處。你只勸他好生靜養，別胡思亂想的就好了。不必驚動老太太，太太眾人，倘或吹到老爺耳朵里，雖然彼時不怎麼樣，將來對景，終是要吃虧的。”說著，一面去了。

襲人抽身回來，心內著實感激寶釵。進來見寶玉沉思默默似睡非睡的模樣，因而退出房外，自去櫛沐。寶玉默默的躺在床上，無奈臀上作痛，如針挑刀挖一般，更又熱如火炙，略展轉時，禁不住“嗳喲”之聲。那時天色將晚，因見襲人去了，卻有兩三個丫鬟伺候，此時并無呼喚之事，因說道：“你們且去梳洗，等我叫時再來。”眾人聽了，也都退出。

這里寶玉昏昏默默，只見蔣玉菡走了進來，訴說忠順府拿他之事，又見金釧兒進來哭說為他投井之情。寶玉半夢半醒，都不在意。忽又覺有人推他，恍恍忽忽聽得有人悲戚之聲。寶玉從夢中驚醒，睜眼一看，不是別人，卻是林黛玉。寶玉猶恐是夢，忙又將身子欠起來，向臉上細細一認，只見兩個眼睛腫的桃兒一般，滿面淚光，不是黛玉，卻是那個？寶玉還欲看時，怎奈下半截疼痛難忍，支持不住，便“嗳喲”一聲，仍就倒下，歎了一聲，說道：“你又做什麼跑來！雖說太陽落下去，那地上的餘氣未散，走兩趟又要受了暑，怎麼得了！。我雖然捱了打，并不覺疼痛。我這個樣兒，只裝出來哄他們，好在外頭布散與老爺聽，其實是假的。你不可認真。”此時林黛玉雖不是嚎啕大哭，然越是這等無聲之泣，氣噎喉堵，更覺得利害。聽了寶玉這番話，心中雖然有萬句言語，只是不能說得。半日，方抽抽噎噎的說道：“你從此可都改了罷！”寶玉聽說，便長歎一聲道：“你放心，別說這樣話。就便為這些人死了，也是情願的！”一句話未了，只見院外人說：“二奶奶來了。”林黛玉便知是鳳姐來了，連忙立起身說道：“我從後院子去罷，回來再來。”寶玉一把拉住道：“這可奇了，好好的怎麼怕起他來。”林黛玉急的跺腳，悄悄的說道：“你瞧瞧我的眼睛，又該他取笑開心呢。”寶玉聽說赶忙的放手。

黛玉三步兩步轉過床後，出後院而去。鳳姐從前頭已進來了，問寶玉：“可好些了？想什麼吃，叫人往我那里取去。”接著，薛姨媽又來了。一時賈母又打發了人來。至掌燈時分，寶玉只喝了兩口湯，便昏昏沉沉的睡去。接著，周瑞媳婦，吳新登媳婦，鄭好時媳婦這幾個有年紀常往來的，聽見寶玉捱了打，也都進來。襲人忙迎出來，悄悄的笑道：“嬸嬸們來遲了一步，二爺才睡著了。”說著，一面帶他們到那邊房里坐了，倒茶與他們吃。那幾個媳婦子都悄悄的坐了一回，向襲人說：“等二爺醒了，你替我們說罷。”

襲人答應了，送他們出去。剛要回來，只見王夫人使個婆子來，口稱“太太叫一個跟二爺的人呢。”襲人見說，想了一想，便回身悄悄的告訴晴雯、麝月、檀雲、秋紋等說：“太太叫人，你們好生在房里，我去了就來。”說畢，同那婆子一徑出了園子，來至上房。王夫人正坐在涼榻上搖著芭蕉扇子，見他來了，說：“不管叫個誰來也罷了。你又丟下他來了，誰伏侍他呢？”襲人見說，連忙陪笑回道：“二爺才睡安穩了，那四五個丫頭如今也好了，會伏侍二爺了，太太請放心。恐怕太太有什麼話吩咐，打發他們來，一時聽不明白，倒耽誤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也沒甚話，白問問他這會子疼的怎麼樣。”襲人道：“寶姑娘送去的藥，我給二爺敷上了，比先好些了。先疼的躺不穩，這會子都睡沉了，可見好些了。”王夫人又問：“吃了什麼沒有？”襲人道：“老太太給的一碗湯，喝了兩口，只嚷乾喝，要吃酸梅湯。我想著酸梅是個收斂的東西，才剛捱了打，又不許叫喊，自然急的那熱毒熱血未免不存在心里，倘或吃下這個去激在心里，再弄出大病來，可怎麼樣呢。因此我勸了半天才沒吃，只拿那糖腌的玫瑰鹵子和了吃，吃了半碗，又嫌吃絮了，不香甜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噯喲，你不該早來和我說。前兒有人送了兩瓶子香露來，原要給他點子的，我怕他胡糟踏了，就沒給。既是他嫌那些玫瑰膏子絮煩，把這個拿兩瓶子去。一碗水里只用挑一茶匙兒，就香的了不得呢。”說著就喚彩雲來，”把前兒的那幾瓶香露拿了來。”襲人道：“只拿兩瓶來罷，多了也白糟踏。等不夠再要，再來取也是一樣。”彩雲聽說，去了半日，果然拿了兩瓶來，付與襲人。襲人看時，只見兩個玻璃小瓶，卻有三寸大小，上面螺絲銀蓋，鵝黃箋上寫著“木樨清露”，那一個寫著“玫瑰清露”襲人笑道：“好金貴東西！這麼個小瓶子，能有多少？”王夫人道：“那是進上的，你沒看見鵝黃箋子？你好生替他收著，別糟踏了。”

襲人答應著，方要走時，王夫人又叫：“站著，我想起一句話來問你。”襲人忙又回來。王夫人見房內無人，便問道：“我恍惚聽見寶玉今兒捱打，是環兒在老爺跟前說了什麼話。你可聽見這個了？你要聽見，告訴我聽聽，我也不吵出來教人知道是你說的。”襲人道：“我倒沒聽見這話，為二爺霸占著戲子，人家來和老爺要，為這個打的。”王夫人搖頭說道：“也為這個，還有別的原故。”襲人道：“別的原故實在不知道了。我今

兒在太太跟前大膽說句不知好歹的話。論理……”說了半截忙又咽住。王夫人道：“你只管說。”襲人笑道：“太太別生氣，我就說了。”王夫人道：“我有什麼生氣的，你只管說來。”襲人道：“論理，我們二爺也須得老爺教訓兩頓。若老爺再不管，將來不知做出什麼事來呢。”王夫人一聞此言，便合掌念聲”阿彌陀佛”，由不得赶著襲人叫了一聲：“我的兒，虧了你也明白，這話和我的心一樣。我何曾不知道管兒子，先時你珠大爺在，我是怎麼樣管他，難道我如今倒不知管兒子了？只是有個原故：如今我想，我已經快五十歲的人，通共剩了他一個，他又長的單弱，況且老太太寶貝似的，若管緊了他，倘或再有個好歹，或是老太太氣坏了，那時上下不安，豈不倒坏了。所以就縱坏了他。我常常掰著口兒勸一陣，說一陣，氣的罵一陣，哭一陣，彼時他好，過後兒還是不相干，端的吃了虧才罷了。若打坏了，將來我靠誰呢！”說著，由不得滾下淚來。

襲人見王夫人這般悲感，自己也不覺傷了心，陪著落淚。又道：“二爺是太太養的，豈不心疼。便是我們做下人的伏侍一場，大家落個平安，也算是造化了，要這樣起來，連平安都不能了。那一日那一時我不勸二爺，只是再勸不醒。偏生那些人又肯親近他，也怨不得他這樣，總是我們勸的倒不好了。今兒太太提起這話來，我還記挂著一件事，每要來回太太，討太太個主意。只是我怕太太疑心，不但我的話白說了，且連葬身之地都沒了。”王夫人聽了這話內有因，忙問道：“我的兒，你有話只管說。近來我因聽見眾人背前背後都夸你，我只說你不過是在寶玉身上留心，或是諸人跟前和氣，這些小意思好，所以將你和老姨娘一体行事。誰知你方才和我說的話全是大道理，正和我的想頭一樣。你有什麼只管說什麼，只別教別人知道就是了。”襲人道：“我也沒什麼別的說。我只想著討太太一個示下，怎麼變個法兒，以後竟還教二爺搬出園外來住就好了。”王夫人聽了，吃一大驚，忙拉了襲人的手問道：“寶玉難道和誰作怪了不成？”襲人連忙回道：“太太別多心，并沒有這話。這不過是我的小見識。如今二爺也大了，里頭姑娘們也大了，況且林姑娘寶姑娘又是兩姨姑表姊妹，雖說是姊妹們，到底是男女之分，日夜一處起坐不方便，由不得叫人懸心，便是外人看著，也不像一家子的事，俗語說的‘沒事常思有事’，世上多少無頭腦的人，多半因為無心中做出，有心人看見，當作有心事，反說坏了。只是預先不防著，斷然不好。二爺素日性格，太太是知道的。他又偏好在我們隊里鬧，倘或不防，前後錯了一點半點，不論真假，人多口雜，那起小人的嘴有什麼避諱，心順了，說的比菩薩還好，心不順，就貶的連畜牲不如。二爺將來倘或有人說好，不過大家直過沒事，若要叫人說出一個不好字來，我們不用說，粉身碎骨，罪有萬重，都是平常小事，但後來二爺一生的聲名品行豈不完了，二則太太也難見老爺。俗語又說‘君子防不然’，不如這會子防避的為是。太太事情多，一時固然想不到。我們想不到則可，既想到了，若不回明太太，罪越重了。近來我為這事日夜懸心，又不好說

與人，惟有燈知道罷了。”王夫人聽了這話，如雷轟電掣的一般，正触了金釧兒之事，心內越發感愛襲人不盡，忙笑道：“我的兒，你竟有這個心胸，想的這樣周全！我何曾又不想到這里，只是這幾次有事就忘了。你今兒這一番話提醒了我。難為你成全我娘兒兩個聲名体面，真真我竟不知道你這樣好。罷了，你且去罷，我自有道理。只是還有一句話：你今既說了這樣的話，我就把他交給你了，好歹留心，保全了他，就是保全了我。我自然不辜負你。”襲人連連答應著去了。回來正值寶玉睡醒，襲人回明香露之事。寶玉喜不自禁，即令調來嘗試，果然香妙非常。因心下記挂著黛玉，滿心里要打發人去，只是怕襲人，便設一法，先使襲人往寶釵那里去借書。

襲人去了，寶玉便命晴雯來吩咐道：“你到林姑娘那里看看他做什麼呢。他要問我，只說我好了。”晴雯道：“白眉赤眼，做什麼去呢？到底說句話兒，也象一件事。”寶玉道：“沒有什麼可說的。”晴雯道：“若不然，或是送件東西，或是取件東西，不然我去了怎麼搭訕呢？”寶玉想了一想，便伸手拿了兩條手帕子撂與晴雯，笑道：“也罷，就說我叫你送這個給他去了。”晴雯道：“這又奇了。他要這半新不舊的兩條手帕子？他又要惱了，說你打趣他。”寶玉笑道：“你放心，他自然知道。”

晴雯聽了，只得拿了帕子往瀟湘館來。只見春纖正在欄杆上晾手帕子，見他進來，忙擺手兒，說：“睡下了。”晴雯走進來，滿屋魆黑。并未點燈。黛玉已睡在床上，問是誰。晴雯忙答道：“晴雯。”黛玉道：“做什麼？”晴雯道：“二爺送手帕子來給姑娘。”黛玉聽了，心中發悶，暗想：“做什麼送手帕子來給我？”因問：“這帕子是誰送他的？必是上好的，叫他留著送別人去罷，我這會子不用這個。”晴雯笑道：“不是新的，就是家常舊的。”林黛玉聽見，越發悶住，著實細心搜求，思忖一時，方大悟過來，連忙說：“放下，去罷。”晴雯聽了，只得放下，抽身回去，一路盤算，不解何意。

這里林黛玉体貼出手帕子的意思來，不覺神魂馳蕩：寶玉這番苦心，能領會我這番苦意，又令我可喜，我這番苦意，不知將來如何，又令我可悲，忽然好好的送兩塊舊帕子來，若不是領我深意，單看了這帕子，又令我可笑，再想令人私相傳遞與我，又可懼，我自己每每好哭，想來也無味，又令我可愧。如此左思右想，一時五內沸然炙起。黛玉由不得餘意綿纏，令掌燈，也想不起嫌疑避諱等事，便向案上研墨蘸筆，便向那兩塊舊帕子上走筆寫道：

眼空蓄淚淚空垂，暗灑閒拋卻為誰？

尺幅鮫綃勞解贈，叫人焉得不傷悲！

其二

拋珠滾玉只偷潸，鎮日無心鎮日閒，

枕上袖邊難拂拭，任他點點與斑斑。

其三

彩線難收面上珠，湘江舊跡已模糊，

窗前亦有千竿竹，不識香痕漬也無？

林黛玉還要往下寫時，覺得渾身火熱，面上作燒，走至鏡臺揭起錦袱一照，只見腮上通紅，自羨壓倒桃花，卻不知病由此萌。一時方上床睡去，猶拿著那帕子思索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襲人來見寶釵，誰知寶釵不在園內，往他母親那里去了，襲人便空手回來。等至二更，寶釵方回來。原來寶釵素知薛蟠情性，心中已有一半疑是薛蟠調唆了人來告寶玉的，誰知又聽襲人說出來，越發信了。究竟襲人是聽焙茗說的，那焙茗也是私心窺度，并未据實，竟認准是他說的。那薛蟠都因素日有這個名聲，其實這一次卻不是他幹的，被人生生的一口咬死是他，有口難分。這日正從外頭吃了酒回來，見過母親，只見寶釵在這里，說了幾句閒話，因問：“ 聽見寶兄弟吃了虧，是為什麼？ ”薛姨媽正為這個不自在，見他問時，便咬著牙道：“ 不知好歹的東西，都是你鬧的，你還有臉來問！ ”薛蟠見說，便怔了，忙問道：“ 我何嘗鬧什麼？ ”薛姨媽道：“ 你還裝憨呢！人人都知道是你說的，還賴呢。 ”薛蟠道：“ 人人說我殺了人，也就信了罷？ ”薛姨媽道：“ 連你妹妹都知道是你說的，難道他也賴你不成？ ”寶釵忙勸道：“ 媽和哥哥且別叫喊，消消停停的，就有個青紅皂白了。 ”因向薛蟠道：“ 是你說的也罷，不是你說的也罷，事情也過去了，不必較證，倒把小事兒弄大了。我只勸你從此以後在外頭少去胡鬧，少管別人的事。天天一處大家胡逛，你是個不防頭的人，過後兒沒事就罷了。倘或有事，不是你幹的，人人都也疑惑是你幹的，不用說別人，我就先疑惑。 ”薛蟠本是個心直口快的人，一生見不得這樣藏頭露尾的事，又見寶釵勸他不要逛去，他母親又說他犯舌，寶玉之打是他治的，早已急的亂跳，賭身發誓的分辯。又罵眾人：“ 誰這樣贓派我？我把那囚攮的牙敲

了才罷！分明是為打了寶玉，沒的獻勤兒，拿我來作幌子。難道寶玉是天王？他父親打他一頓，一家子定要鬧幾天。那一回為他不好，姨爹打了他兩下子，過後老太太不知怎麼知道了，說是珍大哥哥治的，好好的叫了去罵了一頓。今兒越發拉下我了！既拉上，我也不怕，越性進去把寶玉打死了，我替他償了命，大家乾淨。”一面嚷，一面抓起一根門閂來就跑。慌的薛姨媽一把抓住，罵道：“作死的孽障，你打誰去？你先打我來！”薛蟠急的眼似銅鈴一般，嚷道：“何苦來！又不叫我去，又好好的賴我。將來寶玉活一日，我擔一日的口舌，不如大家死了清淨。”寶釵忙也上前勸道：“你忍耐些兒罷。媽急的這個樣兒，你不說來勸媽，你還反鬧的這樣。別說是媽，便是旁人來勸你，也為你好，倒把你的性子勸上來了。”薛蟠道：“這會子又說這話。都是你說的！”寶釵道：“你只怨我說，再不怨你顧前不顧後的形景。”薛蟠道：“你只會怨我顧前不顧後，你怎麼不怨寶玉外頭招風惹草的那個樣子！別說多的，只拿前兒琪官的事比給你們聽：那琪官，我們見過十來次的，我并未和他說一句親熱話，怎麼前兒他見了，連姓名還不知道，就把汗巾兒給他了？難道這也是我說的不成？”薛姨媽和寶釵急的說道：“還提這個！可不是為這個打他呢。可見是你說的了。”薛蟠道：“真真的氣死人了！賴我說的我不惱，我只為一個寶玉鬧的這樣天翻地覆的。”寶釵道：“誰鬧了？你先持刀動杖的鬧起來，倒說別人鬧。”薛蟠見寶釵說的話句句有理，難以駁正，比母親的話反難回答，因此便要設法拿話堵回他去，就無人敢攔自己的話了，也因正在氣頭上，未曾想話之輕重，便說道：“好妹妹，你不用和我鬧，我早知道你的心了。從先媽和我說，你這金要揀有玉的才可正配，你留了心。見寶玉有那勞什骨子，你自然如今行動護著他。”話未說了，把個寶釵氣怔了，拉著薛姨媽哭道：“媽媽你聽，哥哥說的是什麼話！”薛蟠見妹妹哭了，便知自己冒撞了，便賭氣走到自己房里安歇不提。

這里薛姨媽氣的亂戰，一面又勸寶釵道：“你素日知那孽障說話沒道理，明兒我叫他給你陪不是。”寶釵滿心委屈氣忿，待要怎樣，又怕他母親不安，少不得含淚別了母親，各自回來，到房里整哭了一夜。次日早起來，也無心梳洗，胡亂整理整理，便出來瞧母親。可巧遇見林黛玉獨立在花陰之下，問他那里去。薛寶釵因說“家去”，口里說著，便只管走。黛玉見他無精打采的去了，又見眼上有哭泣之狀，大非往日可比，便在後面笑道：“姐姐也自保重些兒。就是哭出兩缸眼淚來，也醫不好棒瘡。”不知寶釵如何答對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

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